



石不爛趕車

趙樹理著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內 容 說 明

“石不爛趕車”是根據一首長詩改編的。寫的是：貧農石不爛，受盡地主欺壓，被迫流落外鄉，有理沒處說，有家回不去；共產黨來了後，在黨領導下，石不爛帶頭鬥倒了地主，得到解放。本書有說有唱，適合表演。

書號：0281

石 不 爛 趕 車

著 者：	趙 樹 理
插 畫 者：	劉 繼 貞
出 版 者：	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 (北京香餅胡同73號)
印 刷 者：	外 文 印 刷 廠 (北京宣武門內抄手胡同9號)
發 行 者：	新 華 書 店

開本：737×1092 1/32

字數：27千字

印張：1 3/8

定價：(4) 一角二分

印數：1—15,000

1955年3月第一版

1955年3月第一次印刷

上 部

貧農石不爛，
故事一大串，
有人告田間，
寫了趕車傳。

這四句話，原是“趕車傳”上開頭的四句。“趕車傳”是田間同志作的一本長詩，敘的是石不爛趕車的事，咱老趙就拿這個故事編了一個鼓詞。

聽書的朋友們或者要問：既有了田間同志的趕車傳，爲什麼還要你來編鼓詞呢？朋友們！這可以說是各有各的路道。各人的愛好不同：有愛讀詩的，有愛聽鼓詞的，可是詩不能當成鼓詞唱。諸位想聽鼓詞，就聽我的；想讀詩，請你再買一本田間同志的“趕車傳”——“趕車傳”是“人民文藝叢書”中的一本，新華書店出版。

來歷交代清楚，就說起來吧：

說的是：七月初四月彎彎，
掛在山頭小店邊，
山腰裏有個趕車漢，
趕着輛鹽車走上山。
說此人姓石外號石不爛，

腿又拐來腰又彎，

在這條路上常來往，

住店房不用問價錢。

這一天坡又陡來天又晚，

石不爛手中響着一條鞭，

不多時趕到山頂進了店，

店掌櫃和他鬧着玩。

掌櫃說：“石不爛你還沒有爛？”

這老石說：“爛了我你賺誰的錢？”

店掌櫃拿來燈一盞，

石不爛卸下車子把騾拴。

石不爛餵好牲口洗了個臉，

坐在舖上抽旱烟。

石不爛進了店來，和掌櫃嘻嘻哈哈開着玩笑，一溜一拐卸下車子，拴住牲口，取下行李，找好舖位，秤上麩草料，鋤過草，餵上牲口，報過飯，洗過臉，回到房子裏來。只見他的舖位左右已經住滿了客，坐的，躺的，說說話話，十分熱鬧，自己也就坐在自己的舖位上吸起旱烟。

這些客人們，見石不爛走起路來一溜一拐，有的覺着可笑，有的覺着奇怪。中間有個蒼白鬍鬚的老漢，眼睜睜看了他大半天，就問他說：“老兄弟！你這個腰是怎麼一回事呀？”石不爛看了他一眼說：“你問我這腰呀，要說起這個來歷，最好是到了明天，你也不用走，我也且住下，讓我給你說它三天三夜，差不多就可以說明白了！”那個老漢說：“咦！不料你這老弟也是個會講話的！咱們哥兒倆都一樣：車子都放在院裏，

驢子都拴在槽後，只要你能說三天，哥就不能只陪你兩天半！”兩個老頭子這樣一答上話，引得滿屋子裏的人哈哈大笑，有個小伙子說：“得勁！你兩位算是配搭上了！”

這時候，石不爛又朝着門口喊了聲：“店掌櫃！”掌櫃的遠遠答應：“知道！馬上就來！”石不爛說：“你知道什麼？”掌櫃說：“還不是你那老規矩！”說着就送上一壺酒來。石不爛說：“不錯！你算個孝順的！”掌櫃說：“趕驢子三年，還摸不着驢屁股！”

石不爛接過酒壺，隨便向大家謙讓了一下，也不用杯，也不要菜，倒轉酒壺一鼓勁灌下去。他喝過了酒，又給牲口添了一次草料，店裏就送上飯來。

吃飯中間，大家見石不爛面紅耳熱，滿頭大汗，知道他已經帶了幾分酒，等他吃到第三碗飯，以前和他說話的那個小伙子就故意撩撥他說：“你說你那腰的故事能說三天，人家就有人願意陪你三天，你爲什麼還不說起來呢？”石不爛說：“你這個後生！人家陪我，我自然要給人家說；你想想聽，你陪不陪？”小伙子說：“陪！”石不爛說：“好！誰願意聽我這個腰的故事，總算看得起我石不爛。你們河北省八路軍老根據地的窮苦人，村村鬧翻身，人人倒苦水，咱石不爛在你們河北沒有立過戶口，就把咱的苦水倒在這個小店裏吧！”

石不爛推開飯碗開了腔，

叫一聲：“衆位老同行：

我姓石外號叫個石不爛，

在山西孟縣有家鄉。

在家裏本是個窮佃戶，

那地主叫個朱桂棠。
我有個女兒叫藍妮，
朱桂棠強要逼她作偏房——
在七年以前遭荒旱，
家家的地裏不收糧，
朱桂棠差他的狗腿朱二黑，
送給我紅紙帖一張。
這狗腿嘻皮笑臉先道喜，
他說道：‘東家對你賞了個光：
東家說今年夏天沒有下雨，
到秋來遭下大災荒，
十個窮人九餓肚，
打量你家也斷了糧。
咱的東家，為積陰功行方便，
願娶你藍妮作偏房。’
那狗腿說罷這番話，
氣得我兩眼冒火光。
朱桂棠那年五十歲，
八字鬚鬚寸把長；
三尺半個子挺着個肚，
好像一口半截缸；
見了人一副黑喪臉，
說話好像扛着槍；
吃人咬人不說理，
人人叫他活閻王，



這狗腿嘻皮笑臉先道喜，
他說道：東家對你賞了個光。

像這樣一個狗東西，
怎配我一十九歲大姑娘！
若不是他家勢力大，
我定要劈面揍他兩耳光！
可恨我是他一個窮佃戶，
不敢與他論短長。
我只把惡氣變成好氣，
跟他的狗腿好商量，
我說道：‘東家有心照顧我，
阿彌陀佛我燒香，
只可惜窮人家女兒不懂事，
沾不了東家這個光，
煩勞你管事的回府去，
在東家面前幫個腔：
你就說我老石不敢答應，
還請東家多原諒！’
那狗腿聽了我的話，
把他的狗臉一黑喪——
他說道：‘送給你臉面你不要，
枉費了東家好心腸。
你今年一顆租米也沒有給，
去年還欠三斗糧，
你若是從下這件事，
那兩筆賬兒我承當；
倘若你有點不情願，

快快繳租咱無話講；
兩條路你揀一條走，
還要你自己拿主張。
東家的脾氣你知道，
人送外號是“活閻王”，
你若是一下惹惱了他，
給你個味道夠你嚐！’
那狗腿說罷呷起了嘴，
一副黑臉賽城牆，
把紅紙帖子扔在地，
掉轉屁股走他娘！”

那個小伙子聽到這裏說：“哈哈！這不是在活人眼裏伸拳頭嗎？不能到縣裏告他去？”

石不爛說：“你說告狀呀，老弟！我告過了：那狗腿走後，我越想越忍不下去。我想欠租只說欠租的話，怎麼能叫我用閨女來頂？我就跟他打這場官司！第二天我一怒氣起了個五更，趕天明跑到城裏闖進了衙門，就在那大堂口連聲喊叫：

‘冤屈！冤屈！’喊了半天沒有人答應，又喊了幾聲，在那大堂後邊走出一個人來，頭上留着短頭髮，披着一件大褂子，看樣子好像才洗過臉。他一出來就指着我說：‘咦！哪來你這個瘋子？怎麼大清早跑到大堂口來唱戲？’我說：‘我是告狀，哪裏是唱戲？’他說：‘拿狀來看！’我說：‘我不會寫，就憑的是口說！’他說：‘哈哈！我說你是唱戲你還不承當呢！這當堂喊冤是戲上的辦法，真正告狀有告狀的規矩：第一步是寫狀；第二步是呈狀；第三步是候批；要是批准了，第四步才

是傳人審訊；要是批不准，還得再寫、再呈、再批。你當就是那麼簡單呀？’我說：‘我們鄉下人不會寫狀，能找個人寫嗎？’他說：‘可以！你拿五塊現大洋來，有的是寫家！’我說：‘寫個狀就要那麼多的錢呀？’他說：‘你真是個沒有告過狀的，“天下衙門朝南開，有理無錢休進來”，衙門口的路是錢買的。不說寫狀，呈一呈狀也得花你個一塊兩塊，送一送批也得花你個塊兒八毛，不破出一兩石小米來，不用想打完一場贏理的官司，要是輸了就更沒有底了！’他這麼一說，說得我涼了半截。糠窩窩還吃不起，哪裏找一兩石小米去？我說：

‘拉倒吧！這個狀咱告不起！我算惹不起朱桂棠就是了！’

“那人本來要往回走，見我提起朱桂棠，扭回頭來打量了我一下說：‘好傢伙！你還想告朱先生？你這個來頭可真不小！告他什麼事？’我聽他這話音，一定跟朱桂棠是一夥，不過他既然要問我就敢說——滿理的事情怕什麼？我說：‘朱桂棠要霸佔我的閨女！’他說：‘不像！朱先生不是訛人的人，一定還有別的緣故！’我說：‘朱桂棠說我欠他的租，要我拿閨女來頂！’他說：‘欠人家的租，還有什麼話說？你把租還清，他還要你的閨女嗎？’我說：‘我哪裏欠他的租呀？誰不知道今年遭了旱災，一顆糧食也沒有打下。我還沒有吃的，難道就給他長出租糧來了嗎？’他說：‘算了！我早就知道你是個瘋子！不論打不打糧食，租糧還能不繳嗎？朱先生願意和你結親，還不算提拔你嗎？朱先生來到縣裏，縣長還得陪人家打個牌，你憑什麼能告倒人家？傻瓜子，去吧去吧！’他就是這麼唧唧喳喳教訓了我一頓，掉轉頭又回大堂後邊去了，冷冷清清一個大堂又只留下我一個人。我朝着那大堂後邊鞠了一躬說：‘咱老

石領教了！

“那個人罵我是傻瓜，
我在背地謝了謝他。
聽了他的一番話，
懂得了他們的好國法：
懂得了衙門口沒有窮人的路，
抬手動腳要把錢花。
懂得了不打糧也得繳租米，
該叫我的閨女往斗裏爬。
懂得了霸佔人家的大閨女，
不算欺負算提拔。
懂得了衙門人不論上和下，
都與那地主是一家：
算了吧來算了吧，
惹不起這野狗忘八。
我不是沒有去告狀，
我的老弟：你看這官司怎麼打？”

那小伙子說：“你們山西就是這樣的衙門嗎？”

石不爛還沒有答話，那個蒼白鬍鬚的老漢就搶着說：“你們年輕人從前沒有打過官司，不懂得這個。在咱們翻身以前，咱們縣裏的衙門還不是這樣嗎？不差！老兄弟，你還是接着說吧！後來怎麼樣？”

石不爛說：“後來呀，後來可就麻煩得多了：

“三日的期限兩日過，

朱二黑送來個小包裹：

內裏邊一件被襖一條褲，
一付簪環一對手鐲。
他說道：‘今天已是第三日，
想你也準備得差不多：
要是冇米就繳米，
沒有米就該藍妮她出閤，
趁早點打扮起來送過去，
免得咱明天再囉嗦。’
那狗腿說罷揚長去，
倒叫我一家大小沒奈何：
二老爹娘乾瞪眼，
小藍妮一旁把淚落。
俺娘說：‘今年的年景這麼壞，
一家四口沒有吃喝，
依我說藍妮你就嫁他吧，
總比餓死強得多。’
藍妮說：‘忍饑受餓兒情願，
不願去見那“活閻羅”，
索性死了也乾淨，
只當我爹娘沒有生下我！’
藍妮兒說出傷心話，
疼得我心裏似刀割。
我說道：“你的娘死後只留你一個，
爹怎肯把你送給“活閻羅”？
今天我且不理他，

哪怕他明天把皮剝！
不怕他朱家勢力大，
一個命頂得他沒話說！’
我正和藍妮講着話，
我的爹過來攔住我。
我爹說：‘朱桂棠害死過多少命，
哪在乎多你一個撲燈蛾！
凡事要從實處想，
人家的勢力大得多。’
我有個朋友叫金不換，
頭腦聰明主意多，
他聽說我家出了這場事，
就在這時來找我。
他說道：‘朱家的勢力那樣大，
你的人口又這樣多；
要拼你也拼不過，
想逃走你也逃不脫。
依我看暫且忍一忍，
事情只能走着說。
聽人說延安府有了共產黨，
幫咱們窮人打破網羅。
去年冬來到山西洪洞縣，
打了一仗退過黃河。
聽人說老營紮在延安府，
也有人馬也有傢伙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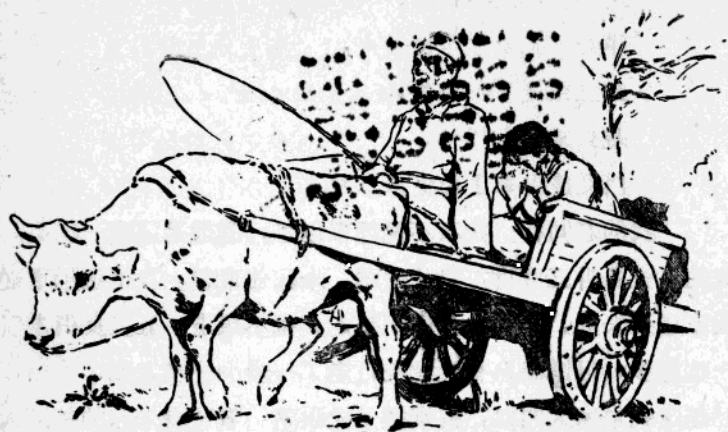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日來到咱這裏，
管保叫朱家砸個鍋！’
金不換說罷這段話，
藍妮開口向我說，
她說道：‘那個閻王不好惹，
爹爹拼他拼不過，
你自己吃苦不用講，
爺爺奶奶誰養活？
倒不如索性苦了我，
可以救活你們三個。
倘若是我到朱家死不了，
也許有金叔叔說的那一着。
我的爹把兒捨了吧，
等孩兒慢慢跟他走着說。’
大家說：‘如今只好這麼辦，
這個主意也使得。’
小藍妮哭哭啼啼把衣換，
我牽過老牛套上車，
催着藍妮把車上，
一家人哭得難分割。
藍妮說：‘爺爺奶奶自將養，
還不知後來見着見不着！
我的爹呀！你叫老牛慢慢走，
讓孩兒多在車上坐一坐！’
咱老石大車小車都趕過，

還趕過一趟這樣車。
趕着牛車送閨女，
送給了仇人去折磨。
那老牛擺着方步慢慢走，
五里路走了一晌多，
趕到朱家大門口，
門裏邊出來了狗腿朱二黑。

“我的老同行！我石不爛趕車以來，還趕過這麼一趟車。我的村子名叫五里村，我住西頭，朱家住東頭。我把這趟車從我家趕到朱家，一路上牛也不想走人也不想走，五里長街走了一晌還多，可惜路只有那麼長，走了一步少一步，到了傍晚，已經走到朱家大門口，藍妮揉了揉眼睛，看了看朱家的紅漆大門說：‘我的爹呀！你的牛車我再也坐不上了！’

“這座高大門樓裏，兩扇紅漆大門緊緊閉着，也沒有掛燈彩，也沒有貼對聯，門外連一個鬼也沒有。這哪兒像娶親，人家哪兒把咱當成人呀！不多一會，只見那兩扇門開了一條小縫子，從中間鑽出來個狗腿朱二黑。他出得門來氣勢兇兇地說：‘爲什麼磨到這時候才來？東家吩咐把車停在門外，你們進去！’我這個朱女婿娶親就是這種娶法。不進去有什麼辦法？進了大門沒有一個人，進了二門，樓梯上只站着個小丫頭說：‘二黑大叔！老爺叫我把新姨太太送到樓上去哩！’那狗腿指着小丫頭吩咐藍妮說：‘你跟她到樓上去！’藍妮說：‘我的爹！從今以後你顧你吧！不用掛念你這苦女兒了！’

“小藍妮向我搖搖頭，
骨碌碌眼淚往下流：



趕着牛車送閨女，
送給了仇人去折磨。

新
子
船
舟

FDG

叫一聲爹爹你顧你！
不用為兒再擔憂……
她好像還要說什麼，
在狗腿面前不自由。
小藍妮，眼淚有根擦不盡，
愁眉苦眼哭上樓。
看着我藍妮上樓去，
那狗腿把我猛一揪：
他叫聲老石走走走，
咱東家賞你一壺二鍋頭。
他把我推進一個小房裏，
桌子板凳灰溜溜，
當桌上一盤豆腐一壺酒，
那狗腿向我點點頭——
他說：‘老石你喝吧！
這是喜事不要害羞。
其實你喝與不喝都一樣，
反正是閨女上了人家的樓。’
那狗腿說出搶白話，
不回他幾句不甘休，
伸手提起那壺酒，
鼓了鼓勁兒灌下喉。
我正要借着酒勁罵狗腿，
迎門跑來小了頭。
那了頭望着狗腿叫‘大叔’，